

莫言的“陈州杂吟”

侯俊豫

著名作家莫言问鼎2012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近段较热的新闻之一。就是这么一位文学大师当年在获知淮阳厚重的历史文化后，曾欣然接受请求抒诗一首：《陈州杂吟》。要了解莫言为淮阳抒诗的经历，不能不提淮阳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淮阳县慈善会会长张继成。近日，记者见到了他，并了解了他和莫言一面之交及莫言诗的前前后后。

“前不久，听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我在感到惊喜之时，也勾起了和他有过一面之交的回忆。”见到记者，张继成开口便如是说。与莫言那次谋面，屈指算来已经九年多了。那是2003年，县里借鉴外地经验，由他组织编写一套《淮阳历史文化丛书》，计划作为2004年首届姓氏文化节的礼品馈赠嘉宾。当年8月上旬，他便带着重托到了北京，邀请老领导与名人为丛书题词，并联系编印出版具体事宜。

在淮阳老乡的热心帮助下，

张继成先后请新华社原社长穆青题写了“淮阳历史文化丛书”书名，请曾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甘肃省委书记的宋熙肃，曾任河南省委书记的马忠臣及军旅著名作家魏巍书写了题词，还请时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赵德润写了序言。

8月6日这天，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老乡胡建波介绍下，张继成约请已从部队转业到检察日报社工作的知名作家莫言为丛书题词或作序。这天上午9时，莫言如约而至。“第一眼见到莫言，我感到有点意外。”张继成说，“他穿着很普通的短袖衬衫和长裤。从他不起眼的衣着看，似乎不像个大作家。方型脸上长着一双小却特别有神的眼睛，操着地道的山东口音，说话缓慢而沉稳。我们向他表达仰慕之意时，他谦虚地介绍说：‘我是个农家子弟，只上过五年级，后来当了兵，才又有了学习的机会。因为自幼就喜欢写点东西，到部队有了比较好的条件，我就写起了小说。’问他小说怎么写得那么生动、

有趣，自成一体。他说：‘我的小说多是取材于家乡的故事，或是少年时的经历与感悟，书里散发着很多乡土气息。土就是我的作品最大的特色。’”

接着，张继成又介绍说，当他向莫言讲了淮阳有关的历史典故、风土人情及编写《淮阳历史文化丛书》的构想，请他作序或题词时，莫言想了想微笑着说：“这不是我的强项，我从事的是文学创作，我阅读你们提供的资料，写点短文吧。谁也不写，对不起你们。不过，用不用由你们斟酌处理。”“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结束时，他又给了我一个惊喜。莫言说：‘刚出版了一部小说《四十炮》，送给你一本。’他打开扉页，流利地写上：‘张继成先生雅正，莫言。我接过书，激动不已，连声称谢。他依旧谦和地说，供你闲暇时浏览。”

十多天后，从北京回来的张继成便收到了由老乡胡建波寄来的信函，里面有莫言用自己不曾用过的体裁五言诗写的一首230字的《陈州杂吟》。这个可见大师功力的作品被收录在《淮阳历史文化丛书》的《陈风流韵》这本书中。

张继成说，那次与莫言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让他领略了低调、谦和的大师风范，确实有种“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心灵感触。

无独有偶，前不久，记者和淮阳县政协副主席张继华一次闲谈，聊到著名作家莫言为淮阳抒诗“陈州杂吟”之事时，他又提供消息称，由中华书局主办、国家文物局、建设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协办的《中华遗产》杂志，在2004年创刊号上曾收录了莫言所写的《陈州杂吟》。记者随后在网上搜索一下，发现张继华所言确凿。能够被国内首份关注自然、文化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权威杂志看上，可见莫言写《陈州杂吟》的功力及昔日有陈州之称的淮阳历史文化的分量。

附：《陈州杂吟》

莫言

淮阳古陈国，巍然镇中州。
民族发祥地，文明古源头。
羲皇演八卦，白龟呈瑞祥。
斯文定姓氏，琴瑟和乐章。
神农尝百草，放火烧蛮荒。
教民制耒耜，播种稻粱。
此后五千年，群贤纷登场。
孔圣三驾临，蒲茎充饥肠。
白起拔郢都，暴秦一旦亡。
更有曹子建，追溢陈思王。
七步成佳句，泻水流华章。
娶妻填新词，香径独徘徊。
花落花复开，燕去燕归来。
范公揽明月，弯弓射天狼。
武穆三复城，壮怀何激扬。
汲黯卧治淮，包拯放粮来。
苏轼读书亭，狄青梳洗台。
乐舞担经挑，粉墨梨园春。
闻声思旧友，无泪可沾襟。
女娲抟泥处，曾栖双凤凰。
凤凰何处去，泥狗声悲凉。
忆昔河南游，听君歌淮阳。
曲终人不见，踌躇复彷徨。

墨宝

戚富岗

幼时家境贫寒，而张云羲当时是他的老师，不仅教他读书识字，吟诗作赋，还曾在生活上给了他不少帮助。石松亭自幼聪明，且读书刻苦，后来高中榜首入朝为官，仕途一直顺畅，直至显位。石松亭飞黄腾达了，自然忘了恩师张云羲。以前曾多次差人或写书信问老先生有何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可张老先生总是那么一句话，生活得很好，没啥困难也没啥需要。这次贺知县来古城赴任之前，专程去拜望过石松亭。贺知县知道石松亭的老家就在古城，就问他在老家可有什么事情要办。石松亭说：“家中亲人都已不需要自己挂心。只是有一位恩师，至今仍很贫苦，一直以来很是过意不去。这些年来，家乡亲友故旧都或多或少的有事求我帮助过，只有这位恩师从没有让我办过一丁点的事情。此次你去古城，能关照些最好。”有了石松亭这番话，贺知县自然尽力。

张老先生的回答大意在贺知县的意料之中。

“上了岁数了，饭量也减了，一天有一斤面熬粥、烙饼足以充饥，别无他求。”

贺知县叹气。

少顷。贺知县道：“近日来。找先生求字的可比先前多些？”

张老先生手拂胡须回答：“近年来眼也花了，手握笔时也总是颤抖。可还总是有人为求字而找上门来。说来也怪，这些日子每日登门求字的比以往更多些。”

贺

知

县

忽然哈哈大笑起来，“那是因为在下在求先生的字。先生是心如清水，无欲无求，可能做到像先生这样的天下能有多少？古城能有多少？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能得到本县关照的。他们既知本县深爱先生墨宝，自然倾力投本县所好。不瞒先生讲，本县手上现已有几幅先生的墨宝。这些墨宝已有人正快马加鞭送往京城。我相信很快就会挂在石松亭石大人的书房里。到那个时候，先生的字会很快在京城成为香饽饽的，来求字的人自然就不一样了。甚至连巡抚道台们都会在先生的书案前排成长队的。先生也很快会成为名动京城的一代大师……”

贺知县从缓缓落下的轿子里走出来，他的眼前依然是几间草屋、一个小院。

紧接着跃入贺知县眼帘的是两个特别醒目的大字：封笔。

寻找一本书

吴昌中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真正意义上读书、爱书，并被一本书深深打动，还是在上大学以后。那是一个健康、向上、阳光明媚的年代。大自然很清洁，很新鲜，人心也很纯净，很朗润。那时的我自卑而且孤僻，是一个来自农村的苦孩子，不阳光、不合群，对公共活动常常敬而远之。于是，常常就在课余时间，来到学校图书馆借一本书，然后走出学校，在校门外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河岸边躺下读起来。累的时候就头枕书包，把打开的书盖在脸上眯一会儿。那时，打动我的一本书，当是肖凤写的《冰心传》。主人公曲折的人生经历，温婉、恬静的外表，敏感、多情的内心，可歌可泣的爱情，尤其是那引在书中的第一首小诗，诗里流露出的朦胧的感觉、幽渺的情绪，以及对自然与人生的爱和颂赞，读起来真是一种美的享受。感觉心灵一次次得到净化、洗礼，精神一次次得到振奋、舒展。我至今还能全文背出冰心赴留学时写于海上航船中的那首《惆怅》。

改变我对哲学的认识，并极大地加深我对哲学这门学问的兴趣的，是一本由美国人威尔·杜兰特写的《哲学的故事》。严格说来，这是一本讲述西方哲学史的书。从中我了解了苏格拉底以及其妻，其死的故事；柏拉图以及其雅典学园的故事；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作为一个多学科知识的集大成者的故事。“烧掉所有的图书馆吧，因为一切知识都在他的脑子里了”，这句比喻亚里士多德博学多才的名言，我至今印象深刻。当然，还有泰勒斯及其与色雷斯少女井边遭遇的趣事；第欧根尼作为一位犬儒主义者的怪异而又耐人寻味的言行。《哲学的故事》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哲学原来这么有意思，高度抽象、枯燥的理论原来可以这么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这本由三联书店出版，上、下两册的《哲学的故事》，至今仍珍藏在我的书架上，虽然它的装帧、设计远没有今天的许多书精美、大气，而且书页都已经泛黄、变脆了。

我相信这就是我下一本要寻找的书。

我以为，爱书人的一生，就是永续寻找一本书的过程。



吴大婶一觉醒来，觉得身边空落落的，慢慢伸直右腿，用脚左右在床上打摸几下，终于确定老伴王知秋未在床上。她摸到床头的手机，捺下开机键，眯缝着双眼瞅一下时间，已经10点多了。吴大婶这就感到了不对头。老两口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每天晚上看完新闻联播，洗洗刷刷就上床歇息了。“今个儿是咋了？”吴大婶深感纳闷。东品品，西想想，一丝不祥之念，像利剑陡然往她神经上刺了一下似的，激灵闪现在她的脑海：“咦！这老家伙别不是趁我睡着了，见缝插针，钻到前楼那个寡妇秋韵家重温旧情去了吧……”

秋韵退休前是豫剧团的演员，她九岁登台，扮相俊美，声音甜润，十四五岁便阎王爷拍桌子，唱火了。“文革”斗、批、改时，为了把帝王将相从占领的文艺舞台赶下去，演员们被下放到工厂、农村，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台柱子秋韵下放到永红机械厂，分配到王知秋所在的钳工车间。王知秋那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却已经是有着近三年工龄的小师傅了。他初中毕业那年，正赶上“文革”开始，学校先是罢课闹革命，以后又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可以大有作为。尽管宣传得天花乱坠，自幼生活在城市里的王知秋心中还是很发怵。他耳闻目睹农村生活的艰苦，打心眼里不想去“大有作为”。正在举棋不定时，永红机械厂因生产规模扩大，要招收一批计划内临时工，于是父母便人托人、脸托脸地让他进厂当了工人。

那阵子，多如牛毛的战斗队尚未实现大联合，沉渣泛起，鱼虾混杂，一些地痞无赖乘机兴风作浪，下夜班的女工人身安全毫无保障，王知秋等一班血气方刚、侠肝义胆的小青年，在与女工结伴而行的过程中，虽未挑明，但却心照不宣地扮演起护送下夜班女工回家的角色。

当时自行车尚未普及，女工们趁男工的自行车，也并不稀罕。这天一出厂门，王知秋便像撒欢的牛犊般，翻身骑上他那辆八成新的羊角把自行车。秋韵紧随其后，落落大方地给王知秋打招呼道：“骑稳了吧？”“稳了。”“上啦！”说着，秋韵用纤细的右手轻轻拽住王知秋后腰的衣服，趁搭着紧走几步，左脚尖点地，身轻如燕地往上一纵，屁股稳稳地偏坐到后架上。

俗话说，骑车有三快，下坡、顺风、带女人。王知秋握把弓腰猛蹬几下，自行车箭般划破夜色，向前驶去。

侯俊豫

路灯下·那一束光

张新安

刚走没多远，迎面碰上许晓欣。许晓欣是剧团的舞美，与秋韵相恋一年有余，近来二人因为观点不一致，总是因为保谁打谁，谁的路线对，谁的路线错，争得脸红脖子粗的，弄得掰鼻子伤眼，已经不欢而散了多日。这天，许晓欣想给秋韵个惊喜，特意来接秋韵，岂料恰巧撞上秋韵趁王知秋的自行车，不禁炉火中烧，急不择言地挖苦道：“我说这段时间咋老跟我呛茬，原来又有相好的了！哼……”话没落音，气呼呼地调头而去，当场给秋韵扮了个大长脸，弄得秋韵十分难堪。

秋韵自幼参加剧团，文化基础不太好，但却有着一副认理不认人的倔脾气。此时见许晓欣醋意大发，使自己当众献丑，脑门一热，也气不打一处来地使劲捶了下王知秋的后背，着急地道：“快瞪，拦住他！”

好在是夜晚，路上人少车稀，王知秋提足劲儿，俯身弓腰，把这个自行车飞轮蹬得像似风火轮，紧赶慢赶了足有半道街，终于在一个十字街口的上坡处，追上了许晓欣。

王知秋刚放慢速度，秋韵便迫不及待地“蹭”一声跳下车，三步并做两步追将上去，一把拉住许晓欣自行车的后架，顺势往上一提，将许晓欣拽下来，又辣又冲地质问道：“许晓欣问我你，我余秋韵该你的不该？”“不该。”“欠你的不欠？”“不欠。”“卖给你没有？”“没有。”“好，我一不该你的，二不欠你的，三没卖给你，从今往后，咱一刀两断，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我说我和王知秋相好，中！你可别后悔！”

说到这儿，秋韵出人意料地转过身，直接了当地问王知秋：“王知秋，他说咱俩相好，你愿意不？要是愿意，我就跟你走。”

天上掉下一个林妹妹，而且正好砸到自己头上。王知秋自然是烧香遇鬼见活菩萨，求之不得。但此事传到秋韵母亲的耳朵眼里，这老太太天生一对嫌贫爱富的鸽子眼，加上穷日子过怕了，唯恐女儿日后受委屈，一听王知秋的条件，便一犟鼻翼，撇着嘴角，操着鄙夷的口气，头摇得拨浪鼓般拒绝道：“就他一个月拿二十八毛钱的临时工，想找俺闺女，那是‘墙上挂竹帘——没门’。”

就在王知秋、秋韵二人恋情受阻，剪不

断，理还乱，苍蝇趴到玻璃上，有光明，无前途的时候，秋韵被召回剧团，排演革命样板戏，王知秋于年底应征入伍，奔赴祖国的西北。因为担心许晓欣往部队写黑材料，添油加醋诬告他与秋韵的事，影响自己进步，王知秋到部队后，始终未敢给永红机械厂的工友，甚至秋韵写过信。天各一方，二人至此断了音信。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王知秋腿部负伤，在军区总医院康复治疗期间，认识了护士吴小玉，听口音不是远人，一叙原来是周口老乡。它乡遇故人，倍感亲切。王知秋伤愈回部队后，二人书信往来，鸿雁传情，由相识到相爱，终于喜结良缘。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王知秋和吴小玉结婚那年仲夏，一直默默苦等王知秋的秋韵，从探家的王知秋战友口中，听说了王知秋在部队结婚的消息，顿觉肝肠寸断，魂飞心碎。

正西北黑压压一片，须臾之间，闪电逞威，惊雷滚滚，雨似箭杆般抖落下来。秋韵的精神几近崩溃，她披头散发冲向雨中，狂奔到她与王知秋曾经无数次漫步的沙颍河畔，泪水和雨水，模糊了她迷人的双眼。多日的憋屈，如火山喷发，一下子迸发出来，感情的闸门再也控制不住，她发疯般呼喊，痛哭，任风吹雨洗，似乎决意要将积郁在心中的压抑和不快一下子释放出来。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向死而生，顺时而行。失落归失落，悲伤归悲伤，人生之路，再艰难曲折还是得走下去的。不久，秋韵的朋友介绍，也与一名外科医生结婚。

百万大裁军那年，担任团政治部副主任的王知秋与吴小玉一同转业，王知秋安置到政府部门，吴小玉仍干老本行，从事医务工作，直到最后退休。

秋韵命运多舛，独生女儿大学毕业后，与男友一起到深圳创业，丈夫五六年前不幸死于脑溢血，鳏寡一人的她退休后一直独居。

命运，有时候就像是一个善于捉弄人的怪物。两年前，老城区一带旧房拆迁，王知秋和秋韵家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地搬迁到同一个小区。当然，这是乔迁新居后，有

一天王知秋和吴小玉一块儿去超市，在小区内不期而遇秋韵后，双方这才知道住在同一个小区。

走过去后，吴小玉询问王知秋怎么认识这个举止高雅、衣着不俗的女人。王知秋觉得老夫老妻的，自己与秋韵之间那段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已没有隐瞒的必要，便如实地向吴小玉讲述了她和秋韵曾经的刻骨铭心、又颇具传奇色彩的初恋。吴小玉尽管了解王知秋的人品，表面上没有说啥，但内心从此便多了块心病，总感到像吞了个苍蝇一样，不是个滋味。不言而喻，她担心王知秋和秋韵背着她鹊桥再会，旧梦重温。这会儿，见王知秋深更半夜不见了人影，怎叫她不疑神疑鬼。于是，吴大婶穿衣下床，抓起手电筒，下楼寻找王知秋。首选目标，自然是秋韵家。

在部队历练多年的吴大婶，像个经验丰富的侦探，先在秋韵家楼前楼后观察一遍，见屋内已全没了灯光，没有抓住实情的事，又不敢贸然敲门。难道这俩人出去浪白去了？吴大婶决定先扫清外围，在小区圆圈找找，如果附近不见人影，就在秋韵家的楼门口蹲点守候，追根究底，今儿个非弄清王知秋干啥去了不中。

主意拿定，吴大婶深一脚浅一脚地出了小区大门，拐弯上了宽阔的大路。老远，就看到橘黄色的路灯下，蹲着一片人，她好奇地近前一瞧，见都是小区门里门外的街坊，有掌鞋的李瘸子，卖糊辣汤的白老歪，修自行车的魏大喜，算卦的半仙刘瞎子，卖干鲜水果的洪亮，脑溢血后遗症、半身不遂的退休干部吴自立，还有三两个不认识的，呈扇形围坐在王知秋前面，一个个都支楞着耳朵，听王知秋给他们念报纸：“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光线暗淡，王知秋戴着老花镜，脸几乎贴到了报纸上。

明眼人一点就过，吴大婶顿时明白了，这些人每天早出晚归做生意，白天没有空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老伴是在利用晚上的时间，组织他们学习习近平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她顿时意识到错看老伴了。一刹间，所有的疑惑、猜忌，全都散了个净，只觉得心头一热，不由自主地推上手电开关，一束明亮的光柱，“刷”地投向王知秋眼前报纸的字里行间。

墨脱
魏丹华
摄

